

表姨,对不起

□吴永亮

但凡错字,有两种情况,一是无知而写错,一是有意而错之。后者,常在著名景点由著名人士写就(如大明湖的“明”多一横,趵突泉的“突”少两点)。当然,也不排除书写者当初就是写错了,然后绞尽脑汁编造出自圆其说的理由。

我先说说有意而为之的故事吧。

我老家在江苏溧水,典型的丘陵地区。山不高,但草木繁茂,溪水潺潺。

解放前,刘家独居山坳,方圆一里田地纵横交错、山坡树木郁郁葱葱,让人仰慕。刘家常常接济邻里乡亲,有口皆碑,人缘极好。但当地戴姓地主,横行乡里,采取高压、恐吓等手段,逼刘家低价出让家产。无奈之下,刘家请来一位先生书写出卖合同。刘家媳妇哭着说,请戴大人高抬贵手,将房前那棵歪脖子柿树留下,以便家人将来路过有个念想。戴大人不知动了哪丝善念,居然同意了。于是双方签字画押。刘家背井离乡而去。

十年后,房前屋后树木参天蔽

日。戴大人令人采伐,准备换成银子到上海滩去闯荡。不料,刘家闻讯立马赶到,加以制止。原来,那位先生在撰写合同时故意将“柿树不卖”写成“是树不卖”,并私下悄悄告诉刘家。当时写好后是念给双方听的,于是“是树不卖”成了白纸黑字。戴家吃了哑巴亏,一气之下,作价卖给刘家。新中国成立后,刘家成了地主,戴大人反而成了中农。世事难料啊。那位先生心怀愧疚,远走他乡,不知所终。

刘家儿媳就是我妈妈七拐八弯的一位亲戚,我喊表姨。

1980年9月,我经过地方高考来到济南军区步兵指挥学校学习。

到军校后,我念及全村亲朋好友对我家的关照,隔三岔五给全村挨家挨户写信,自然少不了表姨家。

我给表姨信封专门贴上《荷花》邮票,因为表姨家门前池塘夏天盛开荷花。我为了表示礼貌,还在姨的名字后面写上“(表)姨收”。

当时,我想,姨是女字旁,表姨的“表”自然应该是女字旁。

于是这封信就发了出去。这是我

第一次给表姨写信,也是最后一次。

说也巧,信发出去第二天,我从《中国青年报》上看到一篇写“表姨”的文章,当时,我还以为报纸出了错。等我从战友的字典上查到“姨”字,脑子顿时蒙了。“姨”这个如此恶毒的字眼竟然安在我可敬可爱受苦受难的表姨身上……

当时,我揪着自己头发,想狠狠揍自己一顿。

我立马给弟弟写信,让他火速想办法灭火。

后来,弟弟回信告诉我,表姨收到信找到我弟弟,乐得合不拢嘴,非让我弟弟念给她听。

我弟弟发现“姨”字,念完之后将信留了下来。随后那信丢了,其实是被我弟弟投进了灶膛。

从此,我对表姨敬而远之,内心一直藏着愧疚,直到表姨今年初去世。

对不起,我亲爱的表姨。

表姨,从那时起,我发奋努力,钻研汉字,如今出版《跟着部首去认识中国汉字的故事》有趣的会意字等书籍。

表姨,说到这,您能原谅我吗?



投稿邮箱:
alwpxz@163.com
命题嘉宾:
黄发友
(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、山东大学文学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)

每个名字里都住有一座神殿

□钟倩

上个月,我去电视台录制节目,还没进大门,就被一身制服的工作人员叫住,他手拿核对名单,“你是来录节目的吧?”话音落下,我一脸蒙圈,他又把我的名字念错了。“倩”与“情”的确长得很像,再加上本人姓“钟”,连起来读,眼神儿稍不注意就会被认成“钟情”。

从小到大,有多少次被叫错名字,我就有多少回满脸涨红的尴尬,就有多少次想改名字的冲动。可是,按照老人的说法,名字是不能乱改动的,咨询过公安局户籍科的工作人员,对方说改名字必须有理由,还要开什么证明,我只好放弃念头。事后查字典,“倩”是美丽的意思,对女孩子来说,这个名字本身有着美好的寓意。

和很多孩子一样,刚学会握笔写字那会儿,父亲就教我用钢笔练习写自己的名字,“名字写不好,会让人瞧不起”,“名字要写得大气,做人更要大气”云云,被我奉为家训,所以姓名这两个字,我是千锤百炼,一丝不苟,每次写的时候,心里都萦

绕着几分敬畏。上学后,我的名字被任课老师念错、写错,就成为家常便饭。依稀记得上中学时,新换的政治课老师年过五旬,普通话说得走腔怪调,而且牙齿参差不齐,她讲课的时候经常闹出笑话。当她抑扬顿挫念出“钟情”,请站起来回答问题时,整个课堂瞬间沸腾了。本来课堂很枯燥,这下可找到燃点了。有同学为她纠正错字,她似乎反应慢,又把念错的名字重复一遍,当时我恨不能推门狂奔出去。其实,她也非常紧张,我注意到她脸上的笑容已经僵硬。

错字的烦恼如影相随,伴随着我的成长。记得有位老编审说过,有铅字的地方,就有错字。的确如此,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,谁还没有犯错的时候呢?但是,一错成千古恨,一错酿成半生遗憾的事情,不胜枚举。如果觉得“一个错字,没什么大不了”,那其实是一种自我放纵,严谨而准确是为人、做事的基本标准。很多时候,朋友让帮忙修改文章,一看错字连篇,顿时没了往下看的心

情,对长年累月与文字打交道的人来说,错字接二连三不啻于一种精神折磨。

记得本地论坛上有位网友,我刚开始写作的时候,他送给我一本杂文集。翻到最后,书中有一页文字贴了一张修正纸,与字体一般大,我顿时非常感动。事后他在博文中为大家解释,书印出来后,他发现有个错字,但已经无法采取挽回措施,于是他就想了个办法,买来修正纸,一本本地贴,一个一个地改。这位网友已经年过六旬,退休前从事学术研究工作。我能想象到灯光下他戴着老花镜,聚精会神地贴修正纸的动人场景,那是多么枯燥的活儿啊,又是多么执着的追求。对错字零容忍,不仅是一种敬畏精神,也是自律的人生。

从事文学创作后,避免写错字、力争不出错,敬畏再敬畏,成为我的追求。我相信,每个人的名字里都有一座神殿,每个词语里都有一个精灵,敬畏字纸,本身也是抵达我们自身的心路。

你的错字不一般

□焦庆福

1983年,我考入邹县十三中尖子班,成了老侯的学生。老侯名叫侯枫,是我初中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。老侯一向很认真,作业中的“×”号大而鲜红。更让人难为情的是,对写错字的同学,老侯一定会在课堂上点名批评。

老侯第一次评讲错字就点了我的名字。我作业中出现了两个错字。第一个是“毅”,其形旁“篆”少了最后两笔,第二个错字是“武”,“弋”上多了一撇。老侯讲解时,我一直低着头。他是非常恼火,让我站起来听讲。当听到他那句“你的错字不简单”,我已经泪流满面。尖子生出这种笑话,脸上哪里还有光彩?

老侯的认真让我更加谨慎了。学习中出现错误是正常的,但如果不能正视错误,苦果只能自己品尝。

第二次被老侯批评,是在我上初三时。老侯分析课文时,有个同学趁机给我传过一张纸条:我从家里带来了钢铁,中午吃饭请你!纸条里的“钢铁”是指我们这里一种叫“缸贴”的干粮。那同学或许不知道应该写成

“缸贴”,也或许是跟我开玩笑。我于是写纸条回复,“好,吃钢铁。”这个纸条被老侯发现了。他异常恼火:“初三的学生了,你的错字不一般呀。”我小声地说:“是别字,不是错字。”这话让老侯听见了:“还别字呢,想吃钢铁,不怕把牙硌掉?”品品老侯这句话,羞死了。

这事让我对老侯有了情绪。跟他上学三年了,他对我们还是那么苛刻。

我后来逮住了一次报复老侯的机会。放寒假时,老侯下发了家庭通知书。内容是他亲自填写的。老侯有个特别之处,总要在通知书上签上自己的名字。老侯的钢笔字漂亮,可再漂亮的字也被我钻了空子。我在“侯枫”的侯字中间加了一竖,“侯枫”便成了“候枫”。我严肃地找到了老侯:“侯老师,你看这个字?”老侯眯起眼睛,而后在我脑袋上狠狠地敲了一下:“你的错字不一般。”

我参加工作后,与老侯成了同事。相处日久,我终于发现了他的缺点。1999年,我们一起去长青山职业学

校培训电脑操作。有一次,他小声地问我:“我怎么就是打不出自己的名字呢?”我问他:“你怎么打的?”他沮丧地说:“我也是用全拼呀,侯枫,不就是huó fēng吗?”我这才知道,老侯小时家里穷,是从小学三年级上起,没学过拼音。

2018年5月,我的小说集《曾经的希望》第二次印刷了。老侯此时已退休十多年了。第一次出版时,我没敢拿书送他。我真怕他那挑剔的眼睛。

已经是第二次印刷了,我的胆子才大了些,让人给他捎去一本,并得意洋洋地在扉页上写上了几个字。

前不久,一个叫“老侯”的人申请加微信好友。我怀疑此“老侯”就是彼“老侯”,于是坦然接受了。老侯立刻

发来一条微信:“我已经学会拼音了。”接着他又发来一张图片,并嘱咐我仔细看看。我凝神细看,图片上正是我送给老侯的小说集。老侯的第三条微信则让我如同掉进了冰窟窿:“你的错字不一般。”

“侯老师惠存”这几个字,我把“侯”写成了“候”。

跟错字有仇

□王守波

长期做文秘工作,锻炼了一点小本事,就是对文稿中的错字非常敏感。别说是校对文稿的时候,就是一般性地阅读文稿,只要有错字,就会像挖地雷游戏中遇到地雷一样,瞬间在视野中爆炸,无一漏网,即使有些拿不准的字,也会自动跳出来,提醒你去查字典,来决定自己的去留。

有一段时间,工作单位所属的一家报社的领导,正苦于屡有读者来信举报报纸上的错字,发现了我的这点小特长,就商量着让我业余时间帮助报纸挑挑错字。说实在的,和编辑们平时都在一个大单位,住在一个宿舍院,碍于情面,不愿意接这个任务,并且编辑们学历都比我高,也怕担当不起这个任务。但是,报社领导再三请求,实在也不好推脱,就答应了。

一旦上了套,责任感和平日积累的敏感就占了上风,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事感情都丢到爪哇国去了,不管谁是责任编辑,只好铁面无情了,报纸上的错字基本上难逃“法眼”。这样一来,有的编辑被罚款的次数多了,就有些怨言,有的难免要找我理论一番,半真半假,无理也要搅三分。

有篇文章中有一句“头悬梁,锥刺股”,把“股”写成了“骨”,还有一段话“冒着刺骨的寒风”,又把“骨”写成了“股”,我理解这都是电脑写作惹的祸,错误是比较明显的,按说不该有什么争议。但是,恰恰这篇文章的编辑是我的邻居,我指出来以后,马上就找上门来了。她说她当然知道古文中“头悬梁,锥刺股”,是锥刺大腿,但是,现实中为了更加清醒,刺到骨头上也不是不可以的呀。再说,在寒风中穿着羽绒服,大腿部位感觉更冷一些,所以,“刺股的寒风”也不能算错呀。我看她摆明不讲理,只好挑了一个大苹果,小心翼翼地削好,恭恭敬敬地递过去,才化嗔作喜。

遇到最多的,也最棘手的,是其他报纸标题经常用错,而大家习以为常的字,解释起来就比较麻烦。“差强人意”,字典上明白解释是“大体上还能使人满意”,但是,人们用起来基本上都是表示“离满意差一点”,这点意思的差别说起来又不太大。编辑找来,只好在文章中找出真正的意思,质证一番。还有一些字,普通读者是不太介意的,比如“度”和“渡”、“驰”与“弛”、“爆发”与“暴发”、“像”与“象”、“权利”与“权力”、“法制”与“法治”,等等,我都会严格按照文章的意思去衡量,斟酌、纠错,慢慢地把编辑们都惹毛了,见了我就问“你和错字有仇呀?放过几个不关键的字又如何?”

后来提起这段经历,编辑们都说,吵归吵,闹归闹,还是很感谢我的文字素养和较真精神,经过那两个月的“较量”,他们在字词的使用上都更用心了,很少再有读者来信反映这方面的问题了。

爱写繁体字的书法家

□杨建东

我看书画展、报刊上的书法作品及大厅悬挂的书法作品,首先看有无错字漏字,有些书法家的作品经常错漏字。办公楼、会议室、接待大厅悬挂名人字画以示风雅,单位领导和员工一看美化环境,一片叫好,但字画中的错字却无人发现。这就不叫风雅,应叫有伤大雅。

书法家摸起毛笔就写繁体字,多数人并不懂文字的起源、发展、演变,有些字能繁、有些字不能繁,一繁就错。

一名家号为“白石传人”,给湖区题词“日出开门金”,京城一家写“单于夜遁逃”。有国家级书协会员写“一壶浊酒喜相逢”、“皇后”、“酒坛”、“长徵”等等,真是洋相百出。北京一出版社出版的唐边塞诗由中国书协推荐60名著名书法家书写,有4人出错。

许多古国名、古地名、古人名和姓氏就是今天的简化字,繁写则错,我曾将简繁异义的字试探艺术家周峰(水浒邮票设计者)、王步强(省团校教授、书法家),他们无一出错,我伸拇指赞佩。书法家逢字必繁,故弄玄虚,以显深奥,欲深奥却浅显,暴露低级错误,暴露文化狭窄。只、烟、斗、干、升、党、谷、朴、几、洒、台、和、冲、征、卷、伙、范、于、万、腊、系、里、帘、志、才、郁、叶等常用字有时能繁有时不能繁,还有卷、担、抬、划、饥,名词可繁写,动词则简写,有书法家建议写规范简化字,那样,水平低的书法家和观众就弄不错。启功写字能简能繁,不出错字,书法态度十分严谨,他学识面很广,文化颇深,实为文化大家,书法家先师。

中国文字发展了近三千年,确实复杂,确实多彩。书法是研究文字的,闹出文字笑话委实辱没艺术家的形象。古人敬畏敬重文字,学堂设有字纸炉,错字不许乱弃,需放进炉内烧掉送上天,今日书法家怎么如此糟蹋文字?几十年前,书法家让人景仰,近年书法家比天上的星星还多,三六九等,为何人们看到书法家不再投去景仰的目光?原因是一部分书法家缺少文化修养、文字修养和道德修养。